

## 第九十四回

###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诗曰：

家本浔阳江上住，翻腾波浪几春秋。  
江南地面收功绩，水浒天罡占一筹。  
宁海郡中遥吊孝，太湖江上返渔舟。  
涌金门外归神处，今日香烟不断头。

话说当下费保对李俊说道：“小弟虽是个愚卤匹夫，曾闻聪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败，为人有兴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勋业，到今已经数十余载，更兼百战百胜。去破大辽时，不曾损折了一个兄弟，今番收方腊，眼见挫动锐气，天数不久。为何小弟不愿为官为将？有日太平之后，一个个必然来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此言极妙。今我四人既已结义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气数未尽之时，寻个了身达命之处，对付些钱财，打了一只大船，聚集多人水手，江海内寻个净办处安身，以终天年，岂不美哉！”李俊听罢，倒地便拜，说道：“仁兄，重蒙教导，指引愚迷，十分全美。只是方腊未曾剿得，宋公明恩义难抛，行此一步未得。今日便随贤弟去了，全不见平生相聚的义气。若是众位肯姑待李俊，容待收伏方腊之后，李俊引两个兄弟径来相投。万望带挈。是必贤弟们先准备下这条门路。若负今日之言，天实厌之，非为男子也！”那四个道：“我等准备下船只，专望哥哥到来，切不可负约！”李俊、费保结义饮酒，都约定了誓不负盟。

次日，李俊辞别了费保四人，自和童威、童猛回来参见宋先锋，俱说费保等四人不愿为官，只愿打鱼快活。宋江又嗟叹了一回，传令整点水陆军兵起程。吴江县已无贼寇，直取平望镇，长驱人马进发，前望秀州而来。

本州守将段恺闻知苏州三大王方貌已死，只思量收拾走路。使人探知大军离城不远，遥望水陆路上旌旗蔽日、船骑相连，吓得魂消胆丧。前队大将关胜、秦明已到城下，便分调水军船只围住西门。段恺在城上叫道：“不须攻击，准备纳降。”随即开放城门。段恺香花灯烛，牵羊担酒，迎

接宋先锋入城，直到州治歇下。段恺为首参见了。宋江抚慰段恺，复为良臣，便出榜安民。段恺称说：“恺等原是睦州良民，累被方腊残害，不得已投顺部下。今得天兵到此，安敢不降？”——若段恺者，可谓知宋朝天命之有在矣。有诗为证：

堂堂兵阵六师张，段恺开城便纳降。

从此清溪如破竹，梁山功业更无双。

宋江备问杭州宁海军城池是甚人守据，有多少人马良将。段恺禀道：“杭州城郭阔远，人烟稠密。东北旱路，南面大江，西面是湖。乃是方腊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守把，部下有七万余军马，二十四员战将、四个元帅，共是二十八员。为首两个最了得。一个是歙州僧人，名号宝光如来，俗姓邓，法名元觉。使一条禅杖，乃是浑铁打就的，可重五十余斤，人皆称为国师。又一个乃是福州人氏，姓石名宝。惯使一个流星锤，百发百中，又能常使一口宝刀，名为劈风刀，可以截铜截铁，遮莫三层铠甲，如劈风一般过去。外有二十六员，都是遴选之将，亦皆悍勇。主公切不可轻敌。”宋江听罢，赏了段恺，便教去张招讨军前说知备细。后来段恺就跟了张招讨行军，守把苏州。却委副都督刘光世来秀州守御。宋先锋却移兵在携李亭下寨。

当与诸将筵宴赏军，商议调兵攻取杭州之策。只见小旋风柴进起身道：“柴某自蒙兄长高唐州救命已来，一向累蒙仁兄顾爱，坐享荣华，奈缘命薄功微，不曾报得恩义。今愿深入方腊贼巢去做细作，成得一阵功勋，报效朝廷，也与兄长有光。未知尊意肯容否？”宋江大喜道：“若得大官人肯去，直入贼巢，知得里面溪山曲折，可以进兵，生擒贼首方腊，解上京师，方表微功，同享富贵。只恐贤弟路程劳苦去不得。”柴进道：“情愿舍死一往，有何不可？只是得燕青为伴同行最好。此人晓得诸路乡谈，更兼见机而作。”宋江道：“贤弟之言，无不依允，只是燕青拨在卢先锋部下，便可行文取来。”正商议未了，闻人报道：“卢先锋特使燕青到来报捷。”宋江见报大喜，说道：“贤弟此行必成大功矣！恰限<sup>①</sup>燕青到来，也是吉兆。”柴进也喜。

燕青到寨中，上帐拜罢宋江，吃了酒食。问道：“贤弟水路来，旱路

① 恰限：恰值、刚好碰上。

来？”燕青答道：“乘船到此。”宋江又问道：“戴宗回时说道进兵攻取湖州之事，如何？”燕青禀道：“自离宣州，卢先锋分兵两处：先锋自引一半军马攻打湖州，杀死仍留守弓温并手下副将五员，收伏了湖州。杀散了贼兵，安抚了百姓，一面行文申复张招讨，拨统制守御。特令燕青来报捷。主将所分这一半人马，叫林冲引领前去攻取独松关，都到杭州聚会。小弟来时，听得说独松关路上每日厮杀，取不得关。先锋又同朱武去了。嘱咐委呼延将军统领军兵守住湖州，待中军招讨调拨得统制到来，护境安民，才一面进兵攻取德清县，到杭州会合。”宋江又问道：“湖州守御取德清，并调去独松关厮杀，两处分的人将，你且说与我姓名，共是几人去？并几人跟呼延灼来？”燕青道：“有单在此：

分去独松关厮杀取关，现有正偏将佐二十三员：

先锋	卢俊义	朱武	林冲	董平
	张清	解珍	解宝	吕方
	郭盛	欧鹏	邓飞	李忠
	周通	邹渊	邹润	孙新
	顾大嫂	李立	白胜	汤隆
	朱贵	朱富	时迁	

见在湖州守御，即日进兵德清县，现有正偏将佐一十九员：

呼延灼	索超	穆弘	雷横
杨雄	刘唐	单廷珪	魏定国
陈达	杨春	薛永	杜迁
穆春	李云	石勇	龚旺
丁得孙	张青	孙二娘	

这两处将佐通计四十二员。小弟来时，那里商议定了目下进兵。”

宋江道：“既然如此，两路进兵攻取最好。却才柴大官人要和你去方腊贼巢里面去做细作，你敢去么？”燕青道：“主帅差遣，安敢不从？小弟愿往，陪侍柴大官人只顾投那里去。”柴进甚喜，便道：“我扮做个白衣秀才，你扮做个仆者。一主一仆，背着琴剑书箱上路去，无人疑忌。直去海边寻船，使过越州，却取小路去诸暨县。就那里穿过山路，去睦州不远了。”宋江道：“越州一境，还是我中原，不属方腊。我押公文教那里官司放行。”择一日，柴进、燕青辞了宋先锋，收拾琴剑书箱，自投海边寻船过

去做细作，不在话下。有诗为证：

柴进为人志颇奇，伪为儒士入清溪。

展开说地谈天口，谁识其中是祸梯。

且说军师吴用再与宋江道：“杭州南半边有钱塘大江，通达海岛。若得几个人驾小船从海边去，进赭山门，到南门外江边，放起号炮，竖立号旗，城中必慌。你水军中头领谁人去走一遭？”说犹未了，张横、三阮道：“我们都去！”宋江道：“杭州西路又靠着湖泊，亦要水军用度，你等不可都去。”吴用道：“只可叫张横同阮小七驾船，将引侯健、段景住去。”当时拨了四个人，引着三十余个水手，将带了十数个火炮号旗，自来海边寻船，望钱塘江里进发。

看官听说。这回话都是散沙一般。先人书会留传，一个个都要说到，只是难做一时说，慢慢敷演关目，下来便见。看官只牢记关目头行，便知表曲奥妙。

再说宋江分调兵将已了，回到秀州，计议进兵攻取杭州。忽听得东京有使命赍捧御酒赏赐到州，宋江引大小将校迎接入城。谢恩已罢，作御酒供宴管待天使。饮酒中间，天使又将出太医院奏准，为上皇乍感小疾，索取神医安道全回京，驾前委用。降下圣旨，就令来取。宋江不敢阻挡。次日，管待天使已了，就行起送安道全赴京。宋江等送出十里长亭饯行，安道全自同天使回京。有诗赞曰：

安子青囊艺最精，山东行散有声名。

人夸脉得仓公妙，自负丹如荀子成。

刮骨立看金镞出，解肌时见刃痕平。

梁山结义坚如石，此别难忘手足情。

再说宋江把颁降到赏赐分俸众将，择日祭旗起军，辞别刘光世、耿参谋，上马进兵。水陆并行，船骑同发。路至崇德县，守将闻知，奔走回杭州去了。

且说方腊大太子方天定聚集诸将，在行宫议事——今时龙翔宫基址，乃是旧日行宫——当日诸将商议迎敌宋兵之策，共是二十八员。四个元帅。那四员？

宝光如来国师邓元觉

南离大将军元帅石宝

镇国大将军厉天闰

护国大将军司行方

这四个皆称元帅，封赠大将军名号——是方腊加封。又有二十四人，皆封将军。那二十四员：

厉天祐	吴 值	赵 毅	黄 爱
晁 中	汤逢士	王 勳	薛斗南
冷 恭	张 俭	元 兴	姚 义
温克让	茅 迪	王 仁	崔 彧
廉 明	徐 白	张道原	凤 仪
张 韬	苏 泾	米 泉	贝应夔

这二十四个，皆封为将军。共是二十八员大将，都在方天定行宫聚集计议。方天定令旨说道：“即日宋江为先锋，水陆并进，过江南来，平折了与他三个大郡。止有杭州是南国之屏障，若有亏失，睦州焉能保守？前者司天太监浦文英，奏是罡星侵入吴地，就里为祸不小，正是这伙人了。今来犯吾境界。汝等诸官各受重爵，务必赤心报国，休得怠慢，以负朝廷作用。”众将启奏方天定道：“主上宽心。放着许多精兵猛将，未曾与宋江对敌。目今虽是折陷了数处州郡，皆是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闻宋江、卢俊义分兵三路来取杭州，殿下与国师谨守宁海军城郭，作万年基业；臣等众将，各各分调迎敌。”太子方天定大喜，传下令旨，也分三路军马前去策应，只留国师邓元觉同保城池。分去那三员元帅？乃是：

护国元帅司行方，引四员首将，救应德清州：

薛斗南	黄 爱	徐 白	米 泉
-----	-----	-----	-----

镇国元帅厉天闰，引四员首将，救应独松关：

厉天祐	张 俭	张 韬	姚 义
-----	-----	-----	-----

南离元帅石宝，引八员首将，总军出郭迎敌大队人马：

温克让	赵 毅	冷 恭	王 仁
张道原	吴 值	廉 明	凤 仪

三员大将，分调三路，各引军三万。分拨人马已定，各赐金帛，催促起身。元帅司行方引了一支军马，救应德清州，望奉口镇进发；元帅厉天闰引了一支军马，救应独松关，望余杭州进发。

且不说两路策应军马去了。却说这宋先锋大队军兵迤迤前进，来至临平山，望见山顶一面红旗在那里磨动。宋江当下差正将二员：花荣、秦明，先来哨路，随即催趲战船车过长安坝来。

花荣、秦明两个，带领了一千军马，转过山嘴，早迎着南兵石宝军马。手下两员首将，当先望见花荣、秦明，一齐出马。一个是王仁，一个是凤仪。各挺一条长枪，便奔将来。宋军中花荣、秦明便把军马摆开出战。有诗为证：

团花袍染猩猩血，凤翅盔明艳艳金。

手挽雕弓骑骏马，堂堂威武似凶神。

秦明手舞狼牙大棍直取凤仪，花荣挺枪来战王仁。四马相交，斗过十合，不分胜败。秦明、花荣观见南军后有接应，都喝一声：“少歇！”各回马还阵。花荣道：“且休恋战，快去报哥哥来，别作商议。”后军随即飞报去中军。宋江引朱仝、徐宁、黄信、孙立四将，直到阵前。南军王仁、凤仪再出马交锋，大骂：“败将，敢再出来交战？”秦明大怒，舞起狼牙棍，纵马而出，和凤仪再战。王仁却搦花荣出战。只见徐宁一骑马，便挺枪杀去。花荣与徐宁是一副一正：金枪手、银枪手。花荣随即也纵马便出，在徐宁背后拈弓取箭在手，不等徐宁、王仁交手，觑得较亲，只一箭，把王仁射下马去。南军尽皆失色。凤仪见王仁被箭射下马来，吃了一惊，措手不及，被秦明当头一棍打着，攛下马去。南兵漫散奔走，宋军冲杀过去。石宝抵挡不住，退回皋亭山来，直近东新桥下寨。当日天晚，策立不定，南兵且退入城去。

次日，宋先锋军马已过了皋亭山，直抵东新桥下寨，传令教分调本部军兵，作三路夹攻杭州。那三路军兵将佐？

一路分拨步军头领正偏将，从汤镇路去取东门，是：

朱仝	史进	鲁智深	武松
王英	扈三娘		

一路分拨水军头领正偏将，从北新桥取古塘，截西路，打靠湖城门：

李俊	张顺	阮小二	阮小五
孟康			

中路马步水三军，分作三队进发，取北关门、艮山门。前队正偏将是：

关胜	花荣	秦明	徐宁
郝思文	凌振		

第二队总兵主将宋先锋，军师吴用，部领人马。正偏将是：

戴宗	李逵	石秀	黄信
----	----	----	----

孙立	樊瑞	鲍旭	项充
李衮	马麟	裴宣	蒋敬
燕顺	宋清	蔡福	蔡庆
郁保四			

第三队水路陆路助战策应。正偏将是：

李应	孔明	杜兴	杨林
童威	童猛		

当日宋江分拨大小三军已定，各自进发。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且说中路大队军兵前队关胜，直哨到东新桥，不见一个南军。关胜心疑，退回桥外，使人回复宋先锋。宋江听了，使戴宗传令，吩咐道：“且未可轻进。每日轮两个头领出哨。”头一日是花荣、秦明，第二日徐宁、郝思文。一连哨了数日，又不见出战。

此日又该徐宁、郝思文。两个带了数十骑马，直哨到北关门来，见城门大开着。两个来到吊桥边看时，城上一声擂鼓响，城里早撞出一彪军马来。徐宁、郝思文急回马时，城西偏路喊声又起，一百余骑马军冲在前面。徐宁拼力死战，杀出马军队里，回头不见了郝思文。再回来看时，见数员将校把郝思文活捉了入城去。徐宁急待回身，项上早中了一箭，带着箭飞马走时，六将背后赶来。路上正逢着关胜，救得回来，血晕倒了。六员南将已被关胜杀退，自回城里去了。慌忙报与宋先锋知道。

宋江急来看徐宁时，七窍内流血。宋江垂泪，便唤随军医士治疗，拔去箭矢，用金枪药敷贴。宋江且教扶下战船内将息，自来看视。当夜三四次发昏，方知中了药箭。宋江仰天叹道：“神医安道全已被取回京师，此间又无良医可救，必损吾股肱也！”伤感不已。吴用来请宋江，“回寨主议军情大事，勿以兄弟之情，误了国家重事。”宋江使人送徐宁到秀州去养病。不想箭中药毒，调治半月之上，金疮不痊身死。这是后话。

且说宋江又差人去军中打听郝思文消息。次日，只见小军来报道：“杭州北关门城上，把竹竿挑起郝思文头来示众，方知道被方天定碎剁了。”宋江见报，好生伤感。后半月，徐宁已死，申文来报。宋江因折了二将，按兵不动，且守住大路。

却说李俊等引兵到北新桥守路，分军直到古塘深山去处探路，听得飞报道折了郝思文，徐宁中箭而死，李俊与张顺商议道：“寻思我等这条路

道，第一要紧是去独松关，湖州、德清二处冲要路口，抑且贼兵都在这里出没。我们若当住他咽喉道路，被他两面来夹攻，我等兵少，难以迎敌，不若一发杀入西山深处，却好屯扎。西湖水面好做我们战场，山西后面通接忠溪，却又好做退步。”便使小校报知先锋，请取军令。次后引兵直过桃源岭西山深处，正在今时灵隐寺屯驻。山北面西溪山口，亦扎小寨，在今时占塘深处。前军却来唐家瓦出哨。当日张顺对李俊说道：“南兵都已收入杭州城里去了。我们在此屯兵，今经半月之久，不见出战，只山里，几时能勾获功？小弟今欲从湖里泅水过去，从水门中暗入城去，放火为号，哥哥便可进兵，取他水门，就报与主将先锋，教三路一齐打城。”李俊道：“此计虽好，只恐兄弟独力难成。”张顺道：“便把这命报答先锋哥哥许多年好情分也不多了。”李俊道：“兄弟且慢去，待我先报与哥哥，整点人马策应。”张顺道：“我这里一面行事，哥哥一面使人去报。比及兄弟到得城里，先锋哥哥已自知了。”

当晚，张顺身边藏了一把蓼叶尖刀，饱吃了一顿酒食，来到西湖岸边。看见那三面青山、一湖绿水，远望城郭，四座禁门临着湖岸。那四座门？钱塘门、涌金门、清波门、钱湖门。

看官听说，那时西湖不比南渡以后，安排得十分的富贵。盖为金、宋二国讲和，罢战休兵，天下太平，皇帝建都之地，如何不富盛？西湖上排着数十处游赏去处。那时三面青山，景物非常，画船酒馆，水阁凉亭，其实好看。苏东坡有诗道。

湖光潋滟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也相宜。

又诗曰：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西湖景致，自东坡称赞之后，亦有书会吟诗和韵，不能尽记。又有一篇言语，单道着西湖好景，曲名《水调歌词》：

三吴都会地，千古羨无穷。凿开混沌，何年涌出水晶宫，春路如描桃杏发，秋赏金菊芙蓉，夏宴鲜藕池中。柳映六桥明月，花香十里薰风。也宜晴，也宜雨，也宜风，冬景淡妆浓。王孙公子，亭台阁内，管弦中。北岭寒梅破玉，南屏九里苍松。四面青山叠翠，侵汉



二高峰。疑是蓬莱景，分开第一重。

这篇词章，说不尽西湖佳景，以致后人吟咏颇多。再有一篇词语，亦道着西湖好处。词名《临江仙》：

自古钱塘风景，西湖歌舞欢筵。游人终日玩花船，箫鼓夕阳不断。昭庆坛圣僧古迹，放生池千叶红莲，苏公堤红桃绿柳，林逋宅竹馆梅轩。雷峰塔上景萧然，清净慈门亭苑。三天竺晚霞低映，二高峰浓抹云烟。太子湾一泓秋水，佛国山翠霭连绵。九里松青萝共翠，雨飞来龙井山边。西陵桥上水连天，六桥金线柳，缆住采莲船。断桥回首不堪观，一苇先人不见。

这西湖，故宋时果然景致无比，说不尽。

张顺来到西陵桥上，看了半晌。时当春暖，西湖水色拖蓝，四面山光叠翠。张顺看了道：“我身生在浔阳江上，大风巨浪，经了万千，何曾见这一湖好水！便死在这里，也做个快活鬼！”说罢，脱下布衫，放在桥下，头上挽着个穿心红的髻儿，下面着腰生绢水裙，系一条搭膊，挂一口尖刀，赤着脚钻下湖里去，却从水底下摸将过湖来。此时已是初更天气，月色微明。张顺摸近涌金门边，探起头来在水面上听时，城上更鼓却打一更四点。城外静悄悄地没一个人，城上女墙边有四五个人在那里探望。张顺再伏在水里去了。又等半回，再探起头来看时，女墙边不见了一个人。张顺摸到水口边看时，一带都是铁窗棂隔着，摸里面时，都是水帘护定。帘子上有绳索，索上缚着一串铜铃。张顺见窗棂牢固，不能勾入城，舒只手人去扯那水帘时，牵得索子上铃响。城上人早发起喊来。张顺从水底下再钻入湖里伏了。听得城上人马下来看那水帘时，又不见有人，都在城上说道：“铃子响得跷蹊，莫不是个大鱼顺水游来，撞动了水帘？”众军汉看了一回，并不见一物，又各自去睡了。

张顺再听时，城上已打三更。打了好一回更点，想必军人各自去东倒西歪睡熟了，张顺再钻向城边去。料是水里人不得城，扒上岸来看时，那城上不见一个人在上面。便欲要扒上城去，且又寻思道：“倘或城上有人，却不干折了性命？我且试探一试探。”摸些土块掷撒上城去。有不曾睡的军士叫将起来。再下来看水门时，又没动静；再上城来，敌楼上看湖面上时，又没一只船只。原来西湖上船只，已奉方天定令旨，都收入清波门外和净慈港内，别门俱不许泊船。众人道：“却是作怪！”口里说道：“定

是个鬼。我们各自睡去，休要睬他。”口里虽说，却不去睡，尽伏在女墙边。

张顺又听了一个更次，不见些动静，却钻到城边来。听上面更鼓不响，张顺不敢便上去，又把些土石抛掷上城去，又没动静。张顺寻思道：“已是四更，将及天亮，不上城去，更待几时！”却才扒到半城，只听得上面一声梆子响，众军一齐起。张顺从半城上跳下水池里去，待要趁水涨时，城上踏弩硬弓、苦竹枪、鹅卵石，一齐都射打下来。可怜张顺英雄，就涌金门外水池中身死。才人有诗说道：

浔阳江上英雄汉，水浒城中义烈人。

天数尽时无可数，涌金门外已归神。

当下张顺被苦竹枪并乱箭射死于水池内。

话分两头。却说宋江日间已接了李俊飞报，说张顺泅水入城，放火为号，便转报与东门军士去了。当夜宋江在帐中和吴用议事到四更，觉道神思困倦，退了左右，在帐中伏几而卧。猛然一阵冷风，宋江起身看时，只见灯烛无光，寒气逼人。定睛看时，见一个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立于冷气之中。看那人时，浑身血污着，低低道：“小弟跟随哥哥许多年，恩爱至厚，今以杀身报答，死于涌金门下枪箭之中，今特来辞别哥哥。”宋江道：“这个不是张顺兄弟！”回过脸来，这边又见三四个都是鲜血满身，看不仔细。宋江大哭一声，蓦然觉来，乃是南柯一梦。

帐外左右听得哭声。入来看时，宋江道：“怪哉！”叫请军师圆梦。吴用道：“兄长却才困倦暂时，有何异梦？”宋江道：“适间冷气过处，分明见张顺一身血污立在此间，告道：‘小弟跟着哥哥许多年，蒙恩至厚，今以杀身报答，死于涌金门下枪箭之中，特来辞别。’转过脸来，这面又立着三四个带血的人。看不分晓，就哭觉来。”吴用道：“早间李俊报说，张顺要过湖里去，越城放火为号。莫不只是兄长记心，却得这恶梦？”宋江道：“只想张顺是个精灵的人，必然死于无辜。”吴用道：“西湖到城边，必是险隘。想端的送了性命。张顺魂来与兄长托梦。”宋江道：“若如此时，这三四个又是甚人？”和吴学究议论不定，坐而待旦，绝不见城中动静，心中越疑。

看看午后，只见李俊使人飞报将来说：“张顺去涌金门越城，被箭射死于水中。见今湖西城上把竹竿挑起头来，挂着号令。”宋江见报了，又哭的昏倒。吴用等众将亦皆伤感。原来张顺为人甚好，深得弟兄情分。

宋江道：“我丧了父母，也不如此伤悼！不由我连心透骨苦痛！”吴用及众将劝道：“哥哥以国家大事为念，休为弟兄之情自伤贵体。”宋江道：“我必须亲自到湖边与他吊孝。”吴用谏道：“兄长不可亲临险地。若贼兵知得，必来攻击。”宋江道：“我自有计较。”随即点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四个，引五百步军去探路，宋江随后带了石秀、戴宗、樊瑞、马麟，引五百军士，暗暗地从西山小路里去李俊寨里。李俊等得知，接至半路接着，请到灵隐寺中方丈内歇下。宋江又哭了一场，便请本寺僧人就寺里诵经追荐张顺。

次日天晚，宋江叫小军去湖边扬一首白幡，上写道：“亡弟正将张顺之魂”，插于水边西陵桥上，排下许多祭物。却吩咐李逵道：“……如此。如此。”埋伏在北山路口。樊瑞、马麟、石秀左右埋伏；戴宗随在身边。只等天色相近一更时分，宋江挂了白袍金盔，上盖着一层孝绢，同戴宗并五七个僧人，却从小行山转到西陵桥上。军校已都列下黑猪白羊金银祭物，点起灯烛荧煌，焚起香来。宋江在当中证盟，朝着涌金门下哭奠，戴宗立在侧边。先是僧人摇铃诵咒，摄招呼名，祝赞张顺魂魄降坠神幡，次后戴宗宣读祭文。宋江亲自把酒浇奠，仰天望东而哭。

正哭之间，只听得桥下两边，一声喊起，南北两山，一齐敲响，两彪军马来拿宋江。方施恩念行仁义，翻作勤王小战场。

正是：

真诛南国数员将，搅动西湖万丈波。

此一回内，折了三员将佐：郝思文、徐宁、张顺。京师取回一员将佐：安道全。毕竟宋江、戴宗怎地迎敌，且听下回分解。